

馬一浮全集

第六冊（上）

附錄

吳光 主編

浙江省人民

253

馬一浮全集

(全六冊)

第六冊
附錄
(上)



吳光執行主編

丁敬涵
王宇
鄞州區圖書館
藏
YZL
新國
編錄



YZL10890169660

浙江古籍出版社



目 錄

第六冊(上) 附錄

年譜傳記(三卷)

- 卷一 馬一浮先生年譜簡編 丁敬涵(1)
- 卷二 馬一浮先生交往錄 丁敬涵(94)
- 卷三 千年國粹 一代儒宗
——馬一浮先生小傳 吳 光(305)

生平憶述(二卷) 十七篇

卷一 十篇

- 復馬一浮函 熊十力(333)
- 致胡適函 熊十力(334)
- 桐廬負暄 豐子愷(334)
- 陋巷 豐子愷(347)
- 《嘉滬通信》節選 葉聖陶(351)
- 讀蠲戲齋詩雜記 程千帆(356)
- 緬憶馬湛翁先生 蔡吉堂(358)
- 馬一浮論蔣介石 任繼愈(360)
- 追悼本師馬蠲叟(一浮)先生文 王煥鑣(362)
- 和馬一浮交往的前因後緣 樓達人(364)

卷二 七篇

- 懷念伯父 馬鏡泉(366)

懷念舅祖馬一浮	丁敬涵(377)
一代儒宗 高山仰止	
——憶馬一浮太先生	袁卓爾(384)
馬一浮遊學北美述略	林桂榛(400)
馬一浮先生事蹟拾遺	
——訪民國浙江首任都督湯壽潛先生之孫湯彥森	楊際開(429)
“一代宗師”馬一浮與偉人的交往軼事	
——馬鏡泉先生訪談錄	金偉東(445)
馬一浮與新加坡釋廣洽的方外之交	
——一個中外文化交流的特殊案例	釋永光 魏維賢(457)

第六冊(下) 附錄

思想研究(三卷) 二十六篇

卷一 八篇

如何讀馬浮先生的書	徐復觀(473)
《馬一浮集》序	任繼愈(477)
論馬一浮的歷史地位與思想價值	湯一介(480)
馬一浮的文化典範意義	劉夢溪(482)
理學大師馬一浮	樓宇烈(494)
馬一浮的理氣體用論	陳來(506)
馬浮的哲學典範及其定位	劉又銘(520)

“從習氣中解放出來”

——馬一浮儒學的系統性格及其旨要

..... 羅義俊(538)

卷二 九篇

馬一浮思想的基本特色 吳 光(569)

章馬合論

——馬一浮、章太炎兩先生所論國學之比較

..... 龔鵬程(574)

馬一浮的“六藝心統說”與儒家經學的哲學意涵

——從“經典詮釋”到“本體詮釋” 成中英(603)

馬浮經學的本體詮釋學 林安梧(617)

馬一浮六藝論的人文思想 戴璉璋(633)

馬浮“六藝統於一心”思想析論 楊儒賓(658)

馬一浮與熊十力的六藝論之異同 鄧新文(690)

馬一浮與現代新經學 許 寧(712)

馬一浮的易學研究

——讀《觀象卮言》有感 周 山(727)

卷三 九篇

從義理名相之關係看儒、釋、道的分別

——馬一浮的義理名相論解析 滕 復(742)

馬一浮的“三教”圓融觀 李明友(754)

淺析馬一浮的般若會及其“知性佛學”取向

..... 陳永革(772)

馬一浮論老子與道教 劉樂恒(791)

“花開正滿枝”

——馬一浮的佛禪境界和方外諸友 劉夢溪(835)

守先待後，薪火常傳

——金景芳與馬一浮的學術淵源

..... 呂紹綱 朱翔非(862)

馬一浮與竺可楨 虞萬裏(878)

馬一浮與梁漱溟 陳 銳(911)

馬一浮在 1939

——葉聖陶所見復性書院創業史 朱維錚(925)

年譜傳記(三卷)

卷一

馬一浮先生年譜簡編

丁敬涵 編著

公元一八八三年 清光緒九年 癸未 一歲

農曆二月二十五日寅時，生於四川成都西府街一號。原籍浙江會稽東墅長塘鄉（今屬上虞市），因祖、父在川爲官而居川。

當時爲農耕社會，人們都認爲有田才有福，人生以耕作爲主，耕作之餘始及其它，故父爲取名福田，字畊餘。二十歲前後，連遭父、姐、妻喪亡之痛，開始注意佛老之學，乃自取《莊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義，改名浮，字一佛。後又取《楞嚴經》“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義，改字一浮，號湛翁，遂以字行。中年以後，又取《法華經》“蠲除戲論”義，名其居曰“蠲戲齋”，別號蠲叟、蠲戲老人，有時亦作蠲戲翁。書法作品中多用此。還刻有“蠲除戲論”的閒章。晚年深感人生如過往之客，來去匆匆，自己已屆將去之時，故號“將去客”。曾用名號衆多，還有被褐、太淵、趙國服休、茂林武君、聖湖野老、聖湖居士、宛委山民、雲門樵者、濠叟、群玉山人、夕可老人等數

十個。

父名廷培，字冠臣，時年三十九，以通判留成都補用。母何定珠，出身陝西沔縣望族，幼嫻內訓、擅長文學。有姐三人，長明璧、次明珪字冰輝、三蕙芳。

據馬一浮先生《會稽馬氏皋亭山先塋記》載：馬氏之先出於伯益（三代有虞氏），六國時趙奢爲趙將，號馬服君，子孫因以爲姓。在漢，居扶風茂陵（故先生常自稱茂陵馬氏或茂陵武君），五代時避梁、唐之亂，始居嵯（今浙江嵯州），後徙會稽。初居吳融，明洪武間徙東墅。先世以儒學著，明亡，三世不應舉。至清乾隆、嘉慶時始預鄉會試。祖楚材，咸豐十一年，因效力朝廷平定“滇寇”而犧牲於四川仁壽縣尉任上，子亦就義。侄廷培以序宜爲後，弱冠入川佐幕，以從九品留省補用，大吏重其才行。光緒初，廷培署潼川府通判，仁壽縣知縣。

一八八六年 丙戌 四歲

因父調署仁壽縣，而遷居仁壽。隨姐從何虛舟師讀唐詩，多成誦。師問最愛詩中何句，脫口應曰：“茅屋訪孤僧。”師異之，以告其父曰：“是子其爲僧乎。”晚年憶及此事，曰：“當時甫四齡，豈知此詩意味”，“今年已耆艾，雖不爲僧，實同方外”。

一八八七年 丁亥 五歲

父任滿受代返成都，乞假歸葬本生祖母倪太恭人。不准，復委以他事，因此居恒鬱悒不自得。

一八八八年 戊子 六歲

夏，遭祖庶母饒太君喪，父又肝疾大作。父乞歸，仍不准。乃不等批文下達即行，出川前先至敘州慶符縣屬之南岸壩展覲祖父母墓。出川後返上虞，居東關長塘後莊村。時父年四十四。

一八八九年 己丑 七歲

三姐蕙芳夭逝，年僅八歲。

從母學習詩文。

一八九〇年 庚寅 八歲

初學寫詩。

一八九一年 辛卯 九歲

讀《楚辭》、《文選》等。

倪太恭人、饒太君葬於會稽之湖邨。父亦自營生壙於墓側。

一八九二年 壬辰 十歲

母病重，開始受業於鄉儒鄭垓，字墨田。

一八九三年 癸巳 十一歲

九月十五日母去世，年三十九，同年安葬。逝前一日指庭中菊命作五律，限麻字韻。應聲而就曰：“我愛陶元亮，東籬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雲霞。本是仙人種，移來高士家。晨餐秋更潔，不必羨胡麻。”母喜曰：“兒長大當能詩。此詩雖有穉氣，頗似不食煙火語。菊之爲物如高人逸士，雖有文采而生於晚秋，不遇春夏之氣。汝將來或不患無文，但少福澤耳。”六十歲時自言：“今年踰六十，幸不違先妣懸記之言，追念兒時光景，已如隔世。才慧日減，神明日衰，將同秋後之菊矣。幼時所作，都不省憶，僅憶此篇，以母訓故不敢忘也。”

一八九四年 甲午 十二歲

因才智過人，塾師自愧不能勝任而辭去。自此即在父親指導下自學。一九四七年在《會稽馬氏皋亭山先塋記》中說：“浮

雖不肖，篤志經術，實秉庭訓，其稍解詩旨，則孩提受之母氏。”

一八九七年 丁酉 十五歲

父大病。與兩個姐姐衣不解帶，日夜侍奉。

一八九八年 戊戌 十六歲

奉父命於農曆十一月初六應縣試，名列榜首。同考者有周樹人兄弟及塾師鄭垓，師生同榜，鄉里傳為美談。周作人在一九六二年寫成的《知堂回想錄》中說：“日記裏記戊戌年（一八九八）十一月初六日，我同大哥往應縣試……會稽凡十一圖，案首為馬福田，予在十圖第三十四，豫才兄三圖三十七……這裏須得說明，馬福田即是浙江的名流馬一浮。”

一八九九年 己亥 十七歲

秋入學。九月，遵父命，娶同邑名紳湯壽潛之長女湯儀（字潤生）為妻。同時，認識了湯的學生謝无量，開始了兩人六十餘年翰墨情深的交誼。

一九〇〇年 庚子 十八歲

三月，父患中風，失語。與兩位姐姐及妻子日夜侍疾。

八月，二姐明珪去世，年二十二。作《哭二姐》八律，追敘了姐生有奇志、仁孝友愛的品質，姐弟相依為命、“檢藥燈前尚論詩”的情景；回憶了童年在仁壽時姐弟三人受業于何虛舟師之樂；表達了先失三姐、又喪慈母，何師亦已仙逝，現二姐又去的悲痛心情。

九月，大姐明璧于歸同邑世家丁氏。姐夫名崇華（後改名皓），字少梅，號息園，業儒。

同月，與李志仇合影於紹興之蔣柳堂。

一九〇一年 辛丑 十九歲

農曆三月十四日父病逝，年五十七。

作《先考馬公行狀》，敘世系及生平行事，述父躬踐篤實，作事不苟，愛民親民的德行。

作《先妣何恭人事述》，稱母出身世族，幼嫻內訓，讀書過男子，擅長文學。治家嚴謹，教子女有方。二文均署“不肖男福田泣血稽顙謹狀（述）”。

作《二姐事略》，述姐自幼慕古孝女之為人，而不喜所謂的“賢妻”、“烈女”。父母病時均刲臂入藥，乞以身代。讀書能深探其義，對國之大事多有其獨特的見解。

致書在四川敘府的姑表兄魯同，告以一八八八年離川返浙後的家庭情況，並寄《先考馬公行狀》等三文。

七月，為父所抄之《佐治藥言》、袁輯之《格言纂》作跋。前者為父游幕十年依為“南鍼”者；後者是摘錄“尤繫身心”的古訓。皆具“男福田泣（跪）書”。

為父舉葬後，於十月下旬赴上海遊學。居虹口，習英、法語。與謝无量、馬君武、邵廉存等共同創立“翻譯會社”，出《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及翻譯作品的單行本。

臨離家前，寫下對妻子的六條《遠行留語》，作為妻子持家的良箴，署“畊余臨行贈言”。要求妻子持大體、慎賓祭、敦敬睦、謹服物、馭婢嫗、勤學問。特別關照要保存好父親的手跡，若遇非常變故，他物均可棄，手跡必須保管好，勿令散佚。

一九〇二年 壬寅 二十歲

與沈颺民書，有“東行之願，苦不能遂，鬱鬱居此，絕少進步”語。其時，妻兄湯拙存已到達日本東京，自己也決定出國，

尋求自由、民主。

春節與父親小祥之期，兩次短暫返紹，雖發現妻子有病，但因“翻譯會社諸事待理，不容在家久留，乃送其歸寧而別。五月，岳父至滬，云妻病已漸愈。心有疑，亦因忙而弗能顧”。

七月十二日，得妻病危電，急馳歸。十五渡江，夜抵紹興，十六日五更到家，則妻已陳屍在堂，於前一日中午逝世矣，年僅二十一歲。悲痛不已，作《亡妻湯孝潛哀辭》。表述“君事吾親可謂孝矣，其以憂而死也，可爲潛矣……孝潛之生也，吾未有以字之，今死，吾乃諫而謚之曰孝潛”。八月權葬於父母墓旁，因時已決定“渡太平洋而西”，不知何日方能正式安葬，故先權葬。作《故馬浮妻孝潛湯君權葬壙銘》，買磚，書而納之於權葬墓。

七月二十八日，題兩年前與李志仇合影之照片，有“此馬浮爲以往之馬浮”，“馬浮之未來，其狀貌又當變而爲厲鬼”等句，表達了與舊世界決裂，謀求改革的意志。

約是年，在滬上初識李叔同。

與謝无量同遊西湖。次年，在八月十九日的日記中記道：“念去年此時方在杭州與无量恣遊西湖，其樂可憶。”

一九〇三年 癸卯 二十一歲

一月五日，清政府決定參加在美國聖路易斯舉行的第十二屆世界博覽會，派溥倫爲正監督，需工作人員。這給正在謀求渡太平洋而西的馬一浮帶來了機會，爲了能到美國尋“獨立碑”，呼吸民主自由的清鮮空氣，不惜受僱於清政府，成爲兼辦留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而籌辦世博會的工作人員。五月下旬離滬，七月三日到達世博會所在地美國中央密梭立省之聖路

易斯，居良朋里一三八五號。

到達聖路易斯的第二日，即美國獨立紀念日，見美國人民放鞭炮、燃煙火的歡樂慶祝場面，對比祖國的境況，感慨萬端，夜不成寐。

七月六日，至美國博覽會工廠，感歎其建築的壯偉。廣廈千間，有諸種遊戲之所，白種人之遊戲亦有公共之場所，中國則自古未之聞也。

得知美人定華商赴會條例：須人納五百金圓，呈保書證明實係赴會，並非作工之故，乃許入境。既到會所，則不得出會場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樂部概不許入。出會場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國，當處以流罪。哀歎：“蓋彼固以絕對之野蠻國待我，皆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

七月十一日，即不顧同僚的訕笑，至市場購買衣服及用器，毅然截辮改服。

自至美之日始，記《一佛之北米居留記》，逐日記錄了在美的所見、所聞、所思、所行。

在美期間，除完成本職工作外，如饑似渴地閱讀亞里斯多德、盧梭、但丁、拜倫、莎士比亞、斯賓塞、赫胥黎、馬克思等人的哲學、文學、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亦閱讀了大量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爲了求書，不僅跑遍了聖路易斯的書店，還托人或要求書店至紐約代購。有好書常購數本，分寄邵廉存、謝无量，常以不能與无量共讀爲憾。

學習英語、研究英文文法。試行翻譯《獨逸史》、《哲學史》、《政治罪惡論》。思作《中國之新民約論》。

有《過太平洋示滬中諸子》、《寄大姐》、《偶成》、《寄答大姐三十韻》、《寄少美伉儷》、《寄无量》等表述自己心志。抒發

親情、友情的詩多首。

當時流泊海外，在母親去世十周年時，悲歎“孤露餘生，忽忽長大，修名不立，苦學不成”，而且遠在海外，不能上墳墓拜哭而“遙望越天，痛惻肝腑”。又因不勝異國他鄉之感，舊恨前悲一時並聚，追憶前事，發爲哀吟，故作《七月紀念之憶》、《二姐涅槃三周年紀念》等詩。

離滬不久，六月底上海就發生了“蘇報”案，摯友謝无量亦迫於當時形勢而避走日本，二人失去了聯繫。當已寄出八、九封信而不得无量一字，認爲无量是因爲自己受僱於清政府有損人格“蓋將與之絕矣”。乃歎曰：“嗟乎，无量亦知浮之此來蓋非得已邪”，“无量亦知四萬里外有一人者，獨坐孤思，憶无量甚苦乎”。十月十日，到聖路易斯三個多月後，得到了謝寄自日本的信，喜極而夜不成寐，寫致无量書數千言。

因馬一浮、謝无量、馬君武先後離國，殷次伊以逃黨禍落水死……“翻譯會社”由邵廉存獨自辛苦支撐半年，在《二十世紀翻譯世界》出至六期，單行本出了數本後，不得不停刊。

農曆六月二十六日，是清帝光緒之生日，同在美之人，寫一“皇帝萬歲”紙牌供奉之，並搖尾叩頭於下，己輒堅臥不起。

一九〇四年 甲辰 二十二歲

三月十七日，於病中得英譯本馬克思《資本論》，在日記中記道：“此書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勝服仙藥十劑，予病若失矣。”

譯英詩人謝客雜詩，原作詞意有與中文扞格不相容者，輒以己意稍變易之。

農曆三月十四日，父親去世三周年紀念，以不能哭於邱墓、

拜祭於家而心中悲痛萬分。渾然不知次日即將被驅回國。

四月二十九日，即農曆三月十五日，世博會中國館副監督黃開甲傳達了正監督溥倫的驅遣意旨，而次日即博覽會開幕之期。

四月三十日，忙於借錢、整理行李、寫信給親友告知已離開聖路易斯。爲之忙碌了近一年的世博會的開幕盛況竟不能往觀。居留記亦盡於此。

五月六日帶著未能至紐約、華盛頓，揖於“獨立碑”下，訪哥倫比亞大學，恣意購書的遺憾離開了美國。途經日本時，以英譯本《資本論》贈謝无量。

回國後至上虞，鬻薄產。又東渡日本，居西京、遊江戶，與謝无量、馬君武共學日、德文，研究西方哲學、文藝，間事譯著。其間，三人與康誥和他們的德文教師日人烏瀉隆三合影於西京。

有《即事有感》、《歸國遙》、《臨江仙》等詩詞，表達了離恨鄉愁之感。還有《哀希臘》等詩，當時登載在馬君武所辦的《新文學》雜誌上，惜今未見。

年終回國，以德文版《資本論》，上題有柏梁體跋讚，贈上海“國學扶輪社”，冀其能翻譯出版。

一九〇五年 乙巳 二十三歲

與謝无量在鎮江焦山海西庵讀書養性近一年。間譯作，曾譯《堂·吉訶德》，改名《稽先生傳》（未竟）以“被褐”的筆名刊於當時的雜誌。“被褐”出自《老子》“是以聖人被褐懷玉”義。

秋冬水落，入山下石洞中，手拓《瘞鶴銘》殘刻十數本臨摹。

六月前後回長塘小住，有《村居》十首。既有長期“苦行役”，得暫息田園之樂，又有“日日下崦嵫”的百無聊賴之感。另有《永興道中行》、《同眉公載酒夜泛康湖》、《乘月棹舟觀劇同眉公》等詩。

一九〇六年 丙午 二十四歲

住外西湖廣化寺，廣閱文瀾閣《四庫全書》，做了大量讀書劄記，致力於訓詁考據之學。

秋，臥病蕭寺，書去年所作之《無題》六十二韻自遣，有“不自知其言之哀”、“世無王武子其人，吾詩誰可共喻”，“雨中擲筆，如聞秋墳鬼唱也”等語。

有《歲暮書懷在廣化寺》、《歲暮懷歸》等詩，仍表達出孤獨、彷徨之感。

與田毅侯、謝无量同遊虎跑寺。始識肇庵法師，聽其講《法華經》一日，認為其有“飽參衲僧氣息”。

一九〇七年 丁未 二十五歲

移居市內寶極觀巷。重譯日人松平康國所譯之法國人布諾德魯易著的《政治罪惡論》，改名《政誠》，並作《政誠序》，全文于辛亥、壬子間寄上海《民立報》，曾刊出一小部分。現原稿已佚，僅存《序》。

又譯俄國杜思退之《正藝》，因文中“引用希臘文，不得其解”，僅譯三章而中輟。

是年對戲曲亦有所研究，元月，以馬浮名寫《董解元〈西廂記〉記》，認為是書“寔為北曲之祖”，董名雖不可考，然“要是才士”、“語有獨絕處”。王實甫之改本往往竊之。但王本盛行後，董書遂漸湮沒。

七月，又作明湯顯祖所撰之《〈紫簫記〉考》。稱《紫簫》與《紫釵》雖同演李益、霍小玉事，但關目迥別。是書只略引本事而點綴生情，插入唐時人物，不拘年代先後，隨機布置，以示遊戲神通。此時因長期居住在杭州西湖，而西湖在漢時曾稱“明聖湖”，故此文具“聖湖居士”名。另有《題〈國朝文徵〉》一文，無寫作時間，因具“聖湖野老”名，可能作於此前後。“野老”，表達了不慕榮利無意仕進的意願。

兩次致書三舅父何稚逸，談自己的創作計畫。既有志於“二宗”，欲為“儒宗”，著秦漢以來學術之流派；為“文宗”，記義畫以降文藝之盛衰，已開始論撰。並將所草擬的“文宗第目”呈上，計凡敘十二、史一百、圖二、表六、論六。表示亦恐“智短力局，曠乎難成”。又曾欲綜會西方諸國國別、代次，“導源竟委”為《西方學林》、草《西方藝文志》，均因貧不能多得書，故不能廣泛探索、求證，至今未能著手。

是時，革命起義風起雲湧，反清義士不斷慘遭殺害。悲憤而作《悲秋四十韻》、《鑑湖女俠行》（詩佚，僅存序）、《秋瑾墓下作》等一再讚頌、悼念秋瑾的詩。

詩作尚有《閨詞》四首，以靜女喻貞士，躁進喻冶容。《願歌》六十首，託為愛美人者之詞，以勸愛自由者如愛美人。

另有《雜詩》二首，《詠梅》，《寄懷舅氏雲南三十韻》，《龍惠山十六韻》，《詠懷》，《感事》四首，《傳希安歸貽无量》等抒情、懷念親友的詩多首。

一九〇八年 戊申 二十六歲

先借居杭州永福寺，讀書著述。後因一人在杭生活不便，影響健康，大姐一家乃奉孀居在老宅的戴氏姑，自紹遷杭，移居